

● 刘星宜 刘星南 著

程·陈起义



湖南文

7.5
3

程 陈 起 义

刘星宜 刘星南 著

责任编辑：曾果伟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插页：3

字数：212,000 印数：1——9,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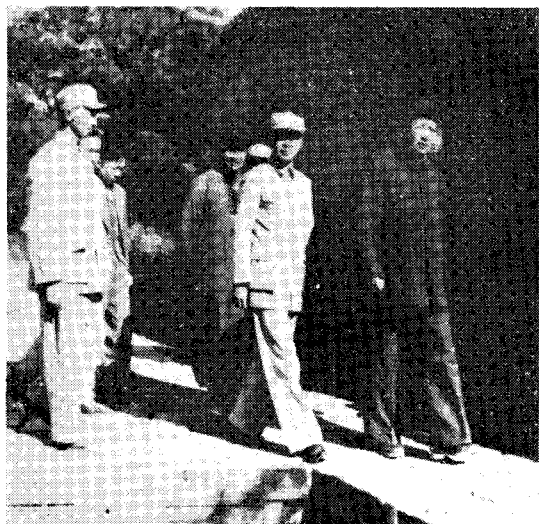
ISBN7-5404-0388-8

I·312 定价：3.30 元

谨此

献给湖南和平解放四十周年

毛泽东（右一）邀陈明仁（右二）程潜（右三）等游天坛



程潜（左起）李明灏、陈明仁

目 录

- 第一回 拒程潜，四千军汉扬杀气
迎颂公，六位文武逞心机 1
- 第二回 白长官逢场作戏
陈师长大义凛然 7
- 第三回 赤壁山下悲往昔
武昌城头吐真情 15
- 第四回 程颂云凝睇忆门生
李明灏纵舌叙子良 23
- 第五回 救同志惨败江汉地
选储君周旋美国人 31
- 第六回 文于一回述四平街
陈明仁大闹总统府 39
- 第七回 明孝陵初订师生约
陈公馆再续将帅情 47
- 第八回 脱金钩乐天伦现身说法
发狂言签法令韬光隐晦 55

- 第九回** 周阳宏扶病东奔西走
高薏汉惨死太乙寺前64
- 第十回** 设灵堂设战场搏鹰斗敌
会亲戚会故友施德布功70
- 第十一回** 瞻旧地谢铮友赠银赠心
射暗箭发明枪难防难御78
- 第十二回** 赵恒惕密令盗金库
父子兵上阵斗凶顽85
- 第十三回** 白崇禧运筹武汉城
智多星捭阖水镜庄94
- 第十四回** 论罪驱赵，难迎唐生智
嫉恶倡言，气煞程颂云106
- 第十五回** 进退功败，岔道不知何处去
烈耀破迷，麓山惊醒南柯梦113
- 第十六回** 萦情花草，将军难遣愁怀
寄意乡土，师友未解玄机125
- 第十七回** 肃风纪谢罪父老
巧酬酢左右逢源133
- 第十八回** 毯子湾程颂云遇刺
城陵矶陈子良交心138
- 第十九回** 同室操戈，莽师长驱兵捉子良
关门拒白，有心人专程谏颂公147

第二十回	三湘四水白色恐怖 元老司令通权达变	157
第二十一回	参谋长周旋稽查处 白长官重围宪兵团	165
第二十二回	智多星偷梁换柱 陈明仁假戏真做	174
第二十三回	黑牢房内智探要犯 司令部里巧审大案	182
第二十四回	明大义，唐生智应约赴长沙 避嫌疑，陈明仁躲进旧家园	189
第二十五回	单刀赴会鸿门宴 金针暗度浏城桥	198
第二十六回	计施两面法，欲擒故纵 脚踩三只船，未战先败	209
第二十七回	负荆请罪，司令有情似无情 息妄归真，元戎毅然更决然	218
第二十八回	省府院被围，水泄不通 送信人遭难，铁骨铮铮	227
第二十九回	周阳宏巧诈伪警察 白崇禧威逼众商家	237
第三十回	游胜迹再施攻心计 迷真谛重蹈旧时辙	246

第三十一回	李明灏慷慨论节义	
	陈明仁致电党中央	254
第三十二回	炸大桥只待一声号令	
	闹会场岂容以假乱真	262
第三十三回	金蝉脱壳邵阳城	
	飞舟暗抵水陆洲	271
第三十四回	程主席字斟句酌告民众	
	刘营长谎报军情吓黄杰	278
第三十五回	孤注一掷进古城	
	以德报怨送君去	285
第三十六回	陈司令官节外生枝为义气	
	刘副长官铤而走险举叛旗	294
第三十七回	为和平，国共长沙签协议	
	迎解放，古城内外怪事多	299
第三十八回	逆潮流叛军乱宝庆	
	顺民心凯歌振长沙	305
尾 声		312
后 记		316

第一回 拒程潜，四千军汉扬杀气 迎颂公，六位文武逞心机

公元一九四八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二十日，正是程潜预定返湘的日子。不料炎天流火、溽暑蒸人的古长沙城，却发生了一场极不平常、非同小可的骚动——

沿着市中心区修筑最早并唯一铺有柏油的中山路，突然跑来长长一列足有四千人之众的队伍；势如涛激浪涌。他们虽然都身穿国民党军服，但是料子和式样不一，既有日式草绿哗叽，又有光复后改制的美式罗斯福呢，腰间系的皮带绿帆布的、牛皮的、猪皮的，五花八门，一望就可知全是湖南在乡军人会成员。

指挥这支杂牌队伍的人，五短身材，戎服毕挺，后摆中间开叉重叠。不仅有两杆枪交叉图案的领徽，而且有醒目黄色线条的袖徽，肩挎斜皮带，腰佩“军人魂”，手戴白手套，却实实在在是个现役军官。此人就是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健钧，奉了顶头上司鲍健佛的密令，率领四千在乡军人先在市区游行示威，然后赶赴飞机场。其目的并非迎接程潜，而是武力挡驾。但听橐橐脚步声震耳，腾腾杀气扑面，看看前面已是国货陈列馆。

馆门前的三角花园曾是清朝时朝廷大员主持全省统考的

贡院前坪，程潜当年就是在这里考取的秀才。此时正有许多工匠在用松枝赶搭一座规模庞大、气势雄伟的牌楼，上面赫然挂着一幅“三湘四水盛迎程颂云……”的巨大横幅。

“呸！”毛健钧啐了一口唾沫，挥手一指。一大群在乡军人如狼似虎般冲过去，将扎牌楼的工匠们生拉硬拽，一顿劈头盖顶地拳打脚踢。跟着又挪树搬枝，连拆带推，“轰隆隆”震天价一声巨响，偌大一座牌楼犹如山岳崩颓。

刹时间，过往的红男绿女们，吓得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特别是一班号称响行业公会的从业人员，本来正吹打着悲腔哭调的“礼乐”在送葬；冷不防头上倒下泰山般一座牌楼，哪里还辨得清东南西北，一个个抛下棺槨，掳掉乐器，抱头鼠窜。马路两旁一家家供奉着轩辕师祖神像的成衣店、衣庄、挂衣店，以及悬挂着一块块名家墨迹招牌的商铺，什么谭延闿题写的鄯复兴膏药店、王运长题写的彭三和笔铺、何董题写的中华书局、汪诒书题写的中药店四怡堂、杨重子题写的南国酒家……无不关门闭户，落锁加杠。偶尔哪家冒出一声婴儿刺耳的啼哭，也马上在母亲的手掌和乳房紧紧的捂堵下，变成撕肝裂肺的嗷嗷哀叫。

此刻，在伯陵路上，则是车轮滚滚，甚嚣尘上。湖南的军政首脑、名流显贵偕同花枝招展、珠光宝气的太太小姐，正赶往飞机场，去迎接回湘的程潜。

领先的一辆乳白色“总统”牌豪华轿车中，靠后一排软座上，有两位湘省巨头正在交谈。

“黄兄！靠程老头子来进行‘总体战’，实施‘战时体制’，发挥‘总动员’的力量，能行吗？哼！”

说这话的是湖南军管区副司令兼长沙警备司令和在乡军

人会会长：鲍健佛。并肩靠在他身边被称为黄兄的人，名叫黄杰，毕业于黄埔一期，现在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主任委员。他也对“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这一要职竟落入程潜之手，感到颇为不快。

所谓绥靖公署，是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蒋介石在美国顾问团的策划下搞的“分区防御”方针，即把全国划分为若干绥靖区，在区的中心城市设绥靖公署，除负责指挥军事外，还控制区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如果把整个东南半壁比作一张大网，那么地处鄂、黔、桂、粤、赣之间，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交通枢纽湖南，则可算这张网上的纲，而“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则是抓纲的人。因为原湖南省主席吴奇伟妄自尊大，程潜曾向蒋介石建议以湖北省主席王东原与吴奇伟对调。可是，蒋介石只接受了一半，下令调王东原回湘主政，而让万耀煌当湖北省主席。不久，内部倾轧又使王东原倒了台，湘省的第一把交椅正空着，程潜抓住这个机会，四处活动湖南这块宝地，竟然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你看黄杰恼不恼火？

他那一对隐藏在厚厚镜片后面的眼睛，冷若冰霜，象两把装在鞘内的匕首；微闭着的嘴唇里，却自我安慰地吐出一股冷风：“我谅程老头子也不敢再象当年那样独霸湘政……”

“不！”鲍健佛认为程潜非吴、王之流可比，曾两次主湘，在这块地盘上根基深厚，一旦回来恐似龙入大海，虎入山林，唯有将他拒之于省门之外，方保无虞。因此，自己才在赵恒惕的授意下，安排了四千在乡军人武力挡驾这一着杀手铜。

“哎呀你——”黄杰闻知此事，深感不妥，弄得不好对上

会落得个干扰中央决策的罪名，对下则会激怒程潜旧部，岂不是老鼠钻进风箱——两头受气么！他焦急地说了句“你太莽撞了”，咽进去了后面的一句讥刺：“真是一介武酋，匹夫之勇呵！”

同时，在稍后的一辆“福特”牌轿车中，也有两位人物一门子心思沉浸在程潜回湘这件事上，但是他们没有纵口横舌地交谈，而是各自沉吟不语。

左边那位是省府委员唐星，绰号“智多星”。他是个左右逢源，上下其手的人物，也是黄埔出身，早在程潜任南京政府参谋总长时，就以中将高参的名义充其助手，事无巨细，全权处理。但他又与湖南地下党联系已久，多次圆满地完成了省工委负责人之一——周阳宏交给他的特殊使命。他今天上车以后，脑海中便一直在回旋着周阳宏对程潜的精确分析——

那是昨天晚上，周阳宏在韭菜园段洪发家设立的城乡联络站里会见了唐星。其时，省工委正在权衡各个可能成为省主席继承人的利弊，考虑当局的人事变动会对正在争取的革命高潮产生何种影响？他根据程潜早就积极拥护第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等事实，提出了让现在属于敌人营垒的程潜再成为朋友的计划。而唐星无论从国共合作的大业，或者从与程潜的交情来说，都感到责无旁贷。想到这里，他不禁失声自语：“颂公总算是来了！”

“不来更好！”右边坐着的湖南《中央日报》社社长段梦晖，用手一顶夹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直抒己见：“颂公两番主湘，无非拥兵封疆，全无启迪民智之举，有何政绩可言！不过以民之愚，而知可以为王罢了。段某委实不敢恭维。”

犹如一盆冷水劈头浇来，唐星没有想到刚直敢言的段社长，态度如此偏激。他嘴角一笑，不无调侃地说道：

“可惜你老兄真应了那句俗话：看着别人的身影斜，不知自己的脚跟歪哩！自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大可不必求全责备哟！唐某扪心自问，是做过违心之事，说过违心之话的。而即令是你创办的湘省最早期刊《湘学报》，或者第一张《长沙晚报》，以及《开明日报》，难道就没有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和压力，违心地发过将民众当阿斗的文章吗？”

这番话机巧辛辣，顿时摧垮了段梦晖那倜傥不羁的架式。唐星赶紧见好即收，寓庄于谐地又说道：“老兄可要谨慎发难哟，不要被后面那位老先生当了枪使呵！”说着，扭头指指后面那辆老式“别克”车。

那车上也同样坐着两人，其中一个身穿全套崭新戎服的军官，名叫陈达，系黄埔军校毕业，曾在程潜的第六军任过连、营、团长，现在是三一四师师长。他本来是怀着去迎接“图腾”一样的虔诚心情去迎接程潜的，却由于身边坐了一位素来厌恶的老先生而板着一副面孔。

这位老先生就是唐星所指的人：赵恒惕，字炎武。他在民国五年曾与程潜共同指挥护法军左翼部队，后来他利用省防军中唐生智的第四师将程潜驱逐出境，便投靠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做了湖南省省长。不料唐生智又以武力将赵恒惕驱赶出湘，而吴佩孚则趁机向唐生智大肆讨伐。直到桂系救了唐生智，湖南大局甫定后，赵恒惕这才又回到长沙，并依仗三青团和他的残余势力捧场，战胜了张炯，现在是堂堂湖南省参议会议长。今天他为了拉拢陈达，才钻到了这辆车上。眼下，他故作感叹地挑出话来：

“陈达呵，你说今日湘省，颂公回来有何裨益？当此年高德劭之时，大可不必又来劳心伤神了嘛！”看到陈达仍是爱理不理，他又进一步说道：“再说颂公此来，打个比喻说吧，一桌佳肴业已不可开交，再端上一盆大菜，试问，又好将哪一样挤走呢？呃，陈达，你的高见呢？”

陈达被他一逼再逼，忍不住冒出几句不失本色的火辣辣语言：“炎公，我一个粗人不会转弯抹角，只晓得好吃的菜有一样就够了，不好吃的菜再多也不如倒往泔缸里去，喂猪好了！”

……

说话间，前前后后的一辆辆轿车都首尾相随的停在了机场跑道附近。一架象鹰鹫般延颈舒翼的追云号座机，已逆着天光云影驾临机场上空，徐徐而下，稳稳地停在跑道上。

所有的接驾者都朝飞机舱门涌去，表示欢迎的鼓掌声震耳欲聋，气氛刹时浓烈得象一瓶刚揭开盖子的青岛啤酒。突然，一双双使劲搦着的手板一齐在空中僵住了，一张张惊愕的大张着的嘴巴，一双双迷惑不解的眼睛都直勾勾地朝着大开舱门——

一个魁梧劲健、气宇轩宏，头肥耳大、额颅开阔的人出现在舷梯上。他，就是原任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字健生，绰号“小诸葛”。

第二回 白长官逢场作戏

陈师长大义凛然

也难怪所有的欢迎者面面相觑，心中嘀咕：“这个白崇禧不是被蒋总裁免去了国防部长之职后，一怒发表声明‘辞官不做’，跑到上海虹口寓所去了吗？怎么会突然驾临长沙呢？”这个中缘由本源于蒋、桂矛盾，说来还大有一番曲折——

抗战期间白崇禧协助李宗仁取得台儿庄大捷，已是声威烜赫。继而他以军事委员会大员身份，硬顶住中央撤退命令，亲自指挥桂南战役，又一举全歼了在台儿庄漏网的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这支“钢军”，并击毙了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更使桂系势力大振。抗战后他又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终以一四三八票压倒了蒋介石所支持的孙科，可谓空前胜利。就在那次过军人节时，蒋介石命令军队“都走左边”。白崇禧马上反问：“那右边谁来走？”蒋介石白了他一眼，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便下了一纸手令：“免去白崇禧国防部长职务。”李宗仁即向蒋介石提出请将黄淮平原划成一个战区，由白崇禧统一指挥。但蒋介石根本不听，硬要将这一战略单位分裂为“华中”、“华东”两个剿匪总指挥部，勉强同意把个白崇禧摆到华中去。

白崇禧这一怒，才愤愤然欲效闲云野鹤。只是考虑到撤

手不干则会亲痛仇快，使李宗仁断了支柱，太阿倒持；特别是看中了属于华中的湖南这块肥肉。因为南方以三千多万人口的湘省为首，其丰穰膏腴，向来是政府的兵源、粮仓和财库。只要自己以四十万桂系实力经营好湖北，控制住湖南，则与广西根据地连成一体。然后以此基础再联络赣、粤、西南乃至新疆、青海等地，则进可以等待时机逼蒋下台，退可以割疆自重，又何愁没有世界？但他深知这一宏图大计的支撑点在于确保湘省，绝对不能让宿仇未释的程潜回湘主政，因此他先出人意外地轻机飞到了长沙。

白崇禧威严地向人们招手致意毕，缓缓地走下舷梯。他的大批随行者都穿着笔挺的戎装，而他却身着整洁素雅的西服，就象红花被绿叶扶持一样，显得儒雅潇洒。他瞥见眼前陡然变得寂静的机场架势，令人难以觉察地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白部长！”黄杰喜出望外地失声喊了出来。他曾在白崇禧的极力推荐下到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服务过多年，素为桂系所倚重，现在发出的声调就象在炫耀与白崇禧的关系由来已久，并非泛泛之交。

却不料唐星以压过他的高八度音调，大大咧咧地喊了声：“健公！瞧这威仪，可真不亚于首相代天巡狩呀！”原来，他曾在两广“六一”事变期间，协助程潜调处蒋桂纠纷，结果圆满，在反蒋的战线上与桂系共过患难，由此深获白崇禧的赏识信任，私交甚厚。刚才他一见白崇禧大驾光临，已迅速判断必有来头，自己还正需要拉大旗，作虎皮哩！因此不等黄杰卖乖，他已抢先迎了上去。

白崇禧眼见两位老朋友的笑脸和笑语，活跃了机场的空